

目 录

第一章	走塞外阿九屯田	住黑店文龙遇险	1
第二章	遇故知桃园结义	多义举美女倾心	21
第三章	新婚别建州探密	索休书智服刘大	37
第四章	阻追兵文龙落难	离虎口广宁受官	53
第五章	三贤女助夫出征	驰援地一谷幽魂	69
第六章	率百骑马踏建州	易主帅文龙加官	81
第七章	赴河东巧遇豪士	招辽人渔众龙腾	95
第八章	攻石城怒斩叛将	夺镇江雄才用兵	109
第九章	小承禄千里闯关	后金兵西临边堡	122
第十章	听战事滞留宁远	战辽南策牵敌兵	137
第十一章	失镇江借道朝鲜	辞义妹三雄思亲	153
第十二章	遇长平承禄探牢	毛总兵智取复州	165
第十三章	宁远城三雄论道	情何物虎墩还乡	178
第十四章	谒孙公得益身教	收河西智考文龙	191
第十五章	回皮岛父子相见	文清女开解总兵	207
第十六章	广鹿岛文龙抚将	文才女后宫外交	219
第十七章	小承忠千里救母	北康庄惨遭屠戮	232
第十八章	派奇兵袭击萨城	祭亡妻血战苏河	247
第十九章	贩官盐虎墩入朝	大鹿岛文龙勒碑	261
第二十章	袁崇焕双岛施计	尚方剑双龙出鞘	273
第二十一章	葬海师义弟弃官	入天牢承禄审冤	286

过身来，张开两臂将驿差拦住。那驿差勒住马，喝问道：“你要干什么？”

毛文龙忙道：“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这离白厂门边门还有多远？”

驿差说：“还有二十多里。快闪开！”一提马缰要过去。

毛文龙一把抓住马笼头，说：“不急一时嘛。驿差大哥，请告诉详细点，就沿驿道往前走吗？”

“对，就沿驿道往前走。”那驿差没能提起马过去，自己就缓了下来，问道：“从哪来的，往哪去？”

毛文龙说：“从南方来的，往塞外去。我们的路没走错吧？”

那驿差点头说：“没错。去那地方干什么，贩马吗？”这里人对塞外的概念多指边外（边墙以外）彰武（古遂州）、朝阳（契丹辽国首府，女真大金国兴中府置）和喀左、库伦、奈曼等荒凉之地。

毛文龙答：“去拓荒。”驿差听了一笑：“那里怎能拓荒？那里马多，贩马行，广宁开了马市。”

毛文龙待要细问，阿九插话说：“从边墙爬过去不行吗？”

驿差哼了一声，说道：“爬边墙偷越边境，那岂不是找死？戍边士兵会放箭的，千万别打歪主意。”说完提缰策马飞驰而去。

“走吧，修边墙是御敌用的，哪能随便爬来爬去。”毛文龙说。

一个时辰后，毛文龙和阿九终于走到白厂门。这里有边堡，官兵驻守。出入边门的人不多，都要持通行的官牒，车马过边门要交钱。

两人没有通牒，但想闯一闯，被挡了回来。守卒毫不客气地斥责道：“没有认票就想过关？滚！”说着就踢了毛文龙一脚。

毛文龙回手揪住那守卒胸襟，怒问：“你为啥踢我？”

“踢你便宜你了，我还要抓你呢。”那恶卒扭住毛文龙的手腕子，瞪眼说道。阿九从后边狠踹了守卒一脚，那家伙扑通跪下了。

毛文龙笑道：“不用跪，免了吧！”

阿九说：“快进屋，到屋里说。”

大家一起来到上房，落座后上茶。阿九穿上衣服，喝着热茶，兴致勃勃地说：“有老山二叔帮我，再加上文翠，把新房的棚糊上了，墙也裱上了。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那屋子亮堂极了。”接着他汇报似地说，木匠给柜面子新刷了油漆，梳妆台是新的，大镜子是借的，簪瓶是文翠娘留下的，明天布置新房。后天是黄道吉日，前院大娘请算命先生给选的。老山二叔、老海五叔说了，请鼓乐班子、厨师、办酒席、搭轿车，还有杀猪那些事，他们俩包办。

毛文龙说：“我的婚事怕是不能办了。”

众人一惊，还以为听错了呢。阿九说：“龙哥，你说啥？”

虎墩说：“大哥，办完婚事，再去建州办那事，不耽误的。”

阿九更糊涂了：“去建州？去建州干什么？”

毛文龙便把刘大等驿夫逃亡，黑山驿站的大车、驿夫被建州兵掳走之事说了一遍。

阿九说：“刘大逃亡是件好事，虎墩可以把桃花娶过来了。”

虎墩说：“那桃花可就成了一女二嫁。我得去建州找刘大说个明白，让他休妻，搞个手续来，对刘大家族人有个交待，桃花才能安心嫁给我。”

阿九点头说：“等给龙哥办完婚事，二哥陪你去。”

毛文龙接着把他们去广宁卫报告“建州事件”情况时，李指挥使动员他参军，并任命他为备御官、虎墩为总旗官，他说等去建州探营回来再就任之事讲给阿九听。

阿九一拍大腿：“唉！这等好事为啥不接？先当上备御官再说嘛。我说过，我早就想去当官，当官少受气。”

虎墩笑道：“阿九哥，看你急的。有你的份，龙哥说我们三兄弟共进退，让你也当总旗官。”

阿九高兴地说：“是吗？我当上总旗官，就不怕兰豹那混蛋了，我去找牛二发算账。”

毛文龙眼睛盯着前边说：“不急，再近点……虎墩，冲！”

虎墩大鞭一挥，“啪”，鞭声震荡山谷，三匹马奔腾起来。

女真兵一见马车要冲关，立即挥刀挺枪迎了上来。

毛文龙抓起一杆扎枪说：“阿九，快！”说着，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嗖”，一杆扎枪带着风声飞了出去。冲在前头的女真兵一歪头，扎枪噗地射中他身后的一个骑兵。大车冲过去，毛文龙、阿九枪无虚发，杀得女真骑兵人仰马翻。眼见短兵相接，毛文龙、阿九腾身向两边跳起，毛文龙将一个骑兵踢落马下，自己稳稳地骑在马背上，调头挥舞钢刀杀向敌人。阿九把一个骑兵抱摔下马，拔出短刃刺死他，然后夺马追赶虎墩的大车。

德格类挡不住毛文龙，毛文龙善骑，刀快如风，几招便杀得他手忙脚乱。很快，毛文龙、阿九护着虎墩的大车冲出关口。毛文龙知道大车跑不过骑兵，早晚要被追上，便当机立断地说：“虎墩，你快走，我和阿九断后。”说着与阿九掉转马头，迎着追来的女真兵，挥舞钢刀，冲杀上去。

“停！”德格类提马上前喝道。他挺刀一指：“见我十王子，还敢顽抗？”

毛文龙、阿九勒住马，阿九讥笑道：“什么屎王子、尿王子的，我不认识。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毛文龙忍不住地想笑，也附和道：“是呀，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快报上来！”

德格类气得要命，喝道：“打什么哈哈？我们不是山贼，我们是官兵，我是建州卫指挥使努尔哈赤的第十子德格类。你们休想逃走，速速下马受擒。”

毛文龙哈哈大笑，说：“你说你是建州卫指挥使的儿子，那你为何阻截我们黑山驿使？我看你们倒像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冒充官兵，想抢劫我们的大车。”他们事先商量的口径，就是不能承认女真兵是官兵，硬说他们是强盗，这就有闯杀的理由。德格类气得

毛文龙说：“我们不能被困在这儿，得想办法逃出去。”

阿九说：“是得逃出去，可怎么逃？那些女真兵把牢子看得死死的。”

毛文龙说：“出去干活的时候。上次去伐木就是个好机会，可惜咱们没有准备。”

“准备什么？”阿九问。

“马匹、干粮、武器。”毛文龙说。

“不知虎墩是不是真的逃回去啦。”阿九不无担忧地说。

毛文龙坚定地说：“你放心，虎墩有勇有谋，他一定能逃回去，把信函送到广宁卫。不仅如此，他也一定把桃花娶进了门。”说着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毛文龙的乐观态度感染了阿九，他兴奋地说：“三弟把桃花娶过门，一切流言飞语都会荡然无存。不然三弟偷情，连我们脸上也无光彩！”

毛文龙一笑：“你应该说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听说桃花没嫁人前就是三弟的恋人了。刘大是乘人之危，插到他们当中搅局。”

阿九笑道：“还是龙哥站得高看得透彻。我担心三弟把咱俩遇险的事告诉咱俩的老婆，那会让玉莲、文翠担心。”

毛文龙叹道：“这你担什么忧？三弟即使不告诉她们，见咱俩没回去，她们一样担忧。”

阿九说：“我想儿子十一。”

毛文龙说：“老婆孩子都得想，没玉莲，你哪来的十一？”

阿九笑：“想儿子就包括想老婆嘛。你还想你的前妻吗？”

毛文龙沉吟道：“想又怎么样？她已不在人世了。我儿子比你儿子大两岁，一定长得很高啦。”

阿九问：“你没同文翠说，把儿子接过来？”

毛文龙说：“文翠是个好女人，她提到过接孩子的事，我说不

钱顺说：“我若是有一技之长，就去“蛮人城”了，那里接纳汉人，都是有些本事的。我只能来牛录屯田。平日屯田，战时为兵，我会有出头那一天的。”

毛文龙说：“你想和朝廷打仗？”

钱顺避开话锋说：“和谁打仗我说了不算，这几年建州女真兵一直在打仗，建酋努尔哈赤是位大英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各部都被他征服了。嘿嘿，我不愁当不上兵。”

毛文龙心说这家伙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他说：“明白了，看来你是不想回去啦。”

钱顺气愤地说：“我本来也是明朝兵丁，在广宁右卫镇静堡服役。那姓牛的备御官让我去屯田，他盘剥我，我忍了，可他奸污了我老婆，逼得我老婆上吊而死。我向上申冤，他们官官相护，让我白挨几十军棍。我忍气吞声去当驿卒，驿卒和奴隶有什么区别？遭人驱使，吆喝来吆喝去。孙驿承他侄子是什么东西，让他当吏目，盘剥欺压，那罪我受够了！我为什么不逃？你还想找我回去？做梦去吧！”

毛文龙知钱顺怀有一腔仇怨，便不再说什么，大家各自走开。

阿九不无同情地说：“这也难怪，明军里确实有些兵官太坏，无恶不作，钱顺无处申冤叫屈，就只好走逃亡这条路了。”

毛文龙也恨道：“朝廷不惩治贪官恶吏，如此欺压百姓，百姓驿卒逃跑事件无法杜绝。逃亡的越多，建州越受益，八旗兵源越大，实是令人担忧！”

春去冬来，寒暑交替，毛文龙和阿九始终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这一天，建州女真兵押他们拔营转移，到永陵镇西苏子河上建桥辟路，供车马通行。毛文龙、阿九等一拨人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下河里去挖淤泥，清理河道。苏子河河流湍急，河水又深，他们要潜入水底去挖，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连饭都吃不下。

得马上见面。

五婶急道：“虎墩，桃花咋办，你不接去吗？”

虎墩说：“行，桃花你愿意不愿意去？”

桃花笑道：“我能不愿意去吗？我怕孩子他奶没人伺候呀。”

二婶说：“桃花，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大嫂，你说对吧？”

虎墩娘本来眯着脸，此时也只能一笑说：“我家媳妇就是嘴甜，人缘好，婶子们都帮她说话。去吧，去吧！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不过，我的孙子，那么小就去兵营，你们可得好好照顾他呀。”

桃花说：“好，您放心，您的宝贝孙子，媳妇哪敢大意。”

当天晚上，虎墩带着兄弟三人的家眷，到了镇静堡大营。

大车在营堡大院停下来，文翠忙下车，迎着毛文龙走过来。

“文翠！”毛文龙说着抓住她的手。文翠心里的千言万语，都化做一汪泪水，她一头扑在男人的怀里。

毛文龙说：“别哭，我不是回来了吗。”

文翠泣道：“可你被困在建州那么久……”过了一会儿，毛文龙这才注意到虎墩抱着的小孩。“我们的儿子？”毛文龙问道。

文翠点头，从虎墩手里抱过儿子说：“承忠，快叫爸爸”

“来，承忠，让爸爸抱抱。”文龙把儿子抱过来，亲了又亲。

这时，与阿九见过面的玉莲领着十一，桃花抱着孩子，过来向龙哥问候。毛文龙说：“我们结义兄弟三人都当了兵官，为朝廷效力，多亏你们三位姐妹全身心地支持，谢谢你们！”

桃花说：“我能和虎墩成婚，得感谢龙哥和阿九哥，身入险境去说服刘大写下休书，还我人身自由。”

一番感慨，热闹了一会儿，三家人便分别到安排好的住处歇息。毛文龙抱着儿子带妻子走进备御官的居室。这是个很宽敞的房间，里间卧室，外间客厅。外间有书架、书桌、椅凳和一组六座红木弯弓扶手的坐椅和一张红木的地桌，桌上放着茶具，还有一本敞开的木版印刷的线装书。

按行军次序，虎墩的总旗和高山的骑兵营开路，打镇静堡军旗。接下来是右营，苏喜领头的军车队，中军阿九的总旗兵，而后是马队，压后的是左营。赵武指挥的后营留下守堡。

毛文龙的队伍到达镇宁堡时，黑山镇远堡、大虎山镇宁堡的出征军兵已在那里集结了。没等多久，广宁大军开了过来，他们的队伍加入大军行列，浩浩荡荡向东进发。

广宁右卫副使诸葛云程来到镇静堡军列，与毛文龙并马而行。雪花飘飘，寒风扑面，天越来越冷。

诸葛云程告诉毛文龙，这次朝廷派杨镐大人任辽东经略，征调四川、甘肃、福建、浙江等地军兵，加上广宁军兵，共约十万大军，号称四十万，进攻赫图阿拉。他兴奋地说：“我们这一路共两万五千兵，由辽东总兵李如柏大人统领，向辽阳集中。”

毛文龙说：“看来朝廷是下决心了。”

诸葛云程说：“是朝廷调兵遣将，以图一举成功。不过江南军兵调到北方来打仗，又赶上冬天，冰天雪地，怕是不太适应。”

毛文龙说：“这是最让人担心的。不等打仗，就冻麻爪了。看来朝廷这个决心下晚了。”

诸葛云程叹道：“唉！朝廷对努尔哈赤太过姑息，养虎为患呐。如果你报告建州军情那阵儿，早点平乱，轻而易举，只咱辽东军兵就够了，也不必劳师动众。”

大军行至辽阳，在太子河东新城子暂时驻扎。辽东总兵李如柏带左右卫指挥使入城向辽东经略杨镐报到，回来后立即开拔，又有新军加入进来。诸葛云程向毛文龙透露，辽东经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举行誓师大会，宣告军令，还用尚方宝剑斩杀逃将白云龙，杀一儆百，以示决心。辽东军为南路，李如柏为主将。

毛文龙问：“那现在去哪儿？”诸葛云程说：“先去沈阳，等待其他未到的队伍。”

李如柏的大军冒着鹅毛大雪，赶到沈阳大南门安营扎寨。

一连下了几场大雪，已近年关，还没有一点动静。

镇静堡的将士们有些着急。每天除了冒着严寒操练便再没事做，兵士们躲在屋子里、帐篷里闲聊，下棋、睡觉或者发牢骚。

虎墩、阿九、骑兵指挥高山等差不多一天几趟来找毛文龙，问有什么消息，仗什么时候打。问多了，毛文龙也很烦躁，斥责道：“别问了，我不知道！等吧，发兵来了，能不打吗？”

别人一撵就走，可虎墩、阿九他撵不走。虎墩笑着说：“大哥你别急歪，我知道你心里也焦拉巴唧的，可是你与我们不一样。”

“咋不一样？”毛文龙问。

虎墩说：“你是镇静堡的守备官，直接归广宁右卫指挥使领导，你去问他呀。他能不知道经略大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阿九附和道：“对呀，龙哥，你应该去问李指挥使，队伍来一个月了，憋得哇哇叫，到底这仗什么时候打？”

毛文龙似胸有成竹，张嘴就崩出两个字：“开春。”

“开春？那岂不是还要在这里呆上一个月？”虎墩十分惊诧。

毛文龙说：“杨经略大人要什么时候开战我哪知道？我是希望这仗开春再打。眼下冰天雪地的，开战对我们不利。”

虎墩说：“龙哥，这话怎讲？冰天雪地对敌我双方都一样啊，为何说对我们就不利？我们也不都是南方兵。”

毛文龙说：“我俩都去过建州，了解建州兵。女真族能骑善射，建州兵多是骑兵，忽而来忽而去，尤其是冰天雪地，咱们步兵能跑得过他们骑兵吗？”

虎墩说：“当然赶不上。”

阿九问：“那咋整？”

毛文龙说：“这仗又不是你我指挥；说这些没用，咱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每天坚持操练。女真兵善弓箭，我们有弩矢，有火枪，教士兵们摆弄熟练了，对付骑兵的办法就是在他们靠上来的一瞬间将其射落下马。现在坚持野外训练，可以适应寒冷的环境。别

第六章

率百骑马踏建州 易主帅文龙加官

毛文龙一行赶回明军大队，向总兵李如柏传达杨经略的命令。不出所料，总兵、右卫指挥使果然又派毛文龙带一百骑兵护送传令使去赫图阿拉。

毛文龙把阿九、虎墩、苏喜、镇静堡骑兵队指挥高山召到一起，传达李总兵命令，说：“此行艰险，我把几位找来就是要你们与我同行。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阿九、虎墩是我结义兄弟，苏喜大哥是我患难的朋友，高山兄弟是我最信任的下属之一，有作战经验。拜托诸位助我一臂之力！”

正在这时，派去北路的探马来报，努尔哈赤大军把北路马林大军阻击在萨尔浒北三十里的尚间崖。马林成犄角设阵，各营相距数里，尚间崖凿壕筑垒。努尔哈赤先破犄角一营，再以两红、镶蓝、正蓝四旗兵攻尚间崖主阵地营垒。马林副将麻岩阵亡，全军大败，仅一部逃回。后金军当晚驻营，次日晨折返过浑河南下。

李如柏大惊失色，说：“两路大军皆已全军覆没，真是难以想象，这仗怎么打的？”

诸葛云程说：“努尔哈赤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李如柏一愣：“你怎么知道？”

诸葛云程不敢隐瞒，说：“对多路出兵，我们右卫所备御官毛文龙表示担忧。”

李如梓说：“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努尔哈赤大军已过浑河南

下,我们……”他没说下去,实际是想说“我们怎么办?”

李如柏感慨:“这个努尔哈赤,真是能算计,而且行动神速。”

李如梓问:“大哥,我们要防止他各个击破呀。”

李如柏怯战,但对外人不能表露,对弟弟也不能,他说:“我们要迅速与东路刘綎大军会合。通知毛文龙护送信使官马上出发。我马上行文,将北路马林大军的情况向杨经略大人报告。”

得知北路马林大军大败,后金兵过浑河南下,毛文龙也很吃惊,知情势异常严重,忙集合镇静堡骑兵,令人打开几坛酒,举杯道:“兄弟们,拼到剩下最后一个骑兵,也要把信使官护送到刘綎总兵大人面前,干!”说完一饮而尽,骑兵们纷纷捧杯上马,冲出兵营。

努尔哈赤回军至界藩城,举行凯旋祭礼,杀八牛祭旗告天,庆祝连破明军。而后返回赫图阿拉城,在大殿召诸贝勒议事。

大殿长而宽,努尔哈赤坐顶头王位上,两列大炕坐着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等各旗主。大炕靠门这一头,大锅里炖着喷香的羊肉,满屋都充满肉香。

努尔哈赤和诸贝勒们,大口嚼着手扒羊肉,大碗喝酒,显示出女真游牧民族的豪爽气概。

努尔哈赤深沉老辣,智慧过人。他擦了擦沾满油的手和油光光的胡须,说道:“杨镐的四路大军,已被我们消灭了两路。东路刘綎大军由宽甸出发已达大雅河一带,行路缓慢。南路李如柏大军,就像李如柏的性格犹疑不定,据侦卒报告,还没有抵达鸭绿关呢。那李如柏我太了解了,与其父李成梁相差甚远。”

大贝勒代善说:“父王,您与那李如柏少年时是好友,有手足之情,是杀之还是擒之?”

努尔哈赤哼然道:“过去,我留广宁总兵府,虽得辽东总兵李成梁恩照,但实则属于人质,今战场相遇则为敌人,对敌人不能手软。还是那个打法,把李如柏放在后边,我留四千兵,在赫图阿拉

刘綎大军有近百辆大车，拉运粮草、火炮、火药、帐篷、炊具等军需物资。各处篝火旁都架着锅灶，吃过饭的士兵开始休息。

刘綎走过来，向士兵们打招呼：“辛苦啦！”“总兵大人辛苦！”士兵们回应道。刘綎叮嘱说：“盯住敌营动静，加倍警惕，防止敌人夜袭。”

刘綎大军有两万五千人，其中一半是朝鲜援兵。因粮草不足，士卒饥饿，加之东路山高险阻，故行军缓慢。至浑河（今桓仁县黑卧子）遭后金兵袭击，东路军被迫停留一天。刘綎此时后悔不已，如不多停留那一天，他必将在苏子河与努尔哈赤决战。

骑兵藏于阿布达里岗后的一片山谷，四周是茂密的山林，清冷的月光笼罩大地，蒿草冻在冰封的河面上。马没有卸鞍，正在吃草料。有些没有吃完饭的骑兵战士，一边拿着干粮啃食，一边搅拌马桶里的草料。

骑兵队由中军游击乔一琦辖制，副指挥是勇六刀。刘綎对他们说：“这两千骑兵，是我的撒手锏。我要派一千骑兵杀出重围，到敌人后边去，你们敢不敢？”

勇六刀道：“卑职愿往。”

刘綎说：“好，勇将军带一千骑兵突围，乔游击掩护。”

乔一琦、勇六刀领命，问何时出发。

刘綎说：“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位英雄。”他指着身后随同巡视的毛文龙：“这位是李如柏总兵属下备御官毛文龙，就是他率百余骑兵穿透叛军铁骑，护送信使来到我军大营。”

乔一琦、勇六刀说：“听说了，毛备御官果然英勇，佩服！”

毛文龙谦道：“两位将军过奖了。我们是乘敌人不备，钻了他们的空子，侥幸得手而已。”

刘綎说：“你们都不要过谦。勇将军，你这次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护送毛备御官等兄弟带百骑突围出去。我观察好了，西北敌营空虚，疏于防范，由毛兄弟的人引路，你们就从这里突出去。

这话一出口，毛文龙也不能再说什么了。他忙令高山集合队伍，然后向勇六刀辞别，百余骑迅速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之中。

毛文龙担心与李如柏大军走两岔去，于是沿官路驿道直奔鸦鹑关，在离关二十里处遇到明军十几名骑兵。一问才知，李如柏未出鸦鹑关，便被辽东经略杨镐急令招回，杨镐并派信使传令刘綎返回宽甸。

毛文龙大惊，说：“刘綎大军被两倍多后金兵困在阿布达里岗，估计正在交战，还能撤得出去吗？即便信使到了那里，也冲不进去。”

那信使说：“那也得去，杨经略大人的手令，我必须送到。否则，我回去得死呀！”

传令刘綎进军太子河的信使上前说：“我是毛备御官百骑护送，才冲进去，又有刘綎总兵派千骑护送才突围出来的。就你们十几骑？拉倒吧，不如回去死，还捞个全尸。”

那信使脸色刷白，说：“那可怎么办？上头只派这十几骑护送，那意思我明白，送不到也折损不了几个兵。”

毛文龙心说：你们信使死是小事，可刘綎所部两万多将士的安危是大事，尤其刘綎不见上令是死也不会撤的。毛文龙当机立断，让那十几名骑兵护着他护送的信使返回，他率百骑护送新信使去阿布达里岗。

当下两边交换信使，毛文龙率百骑往回返。救人如救火，毛文龙一马当先。

忽见有五六骑没命地迎面奔来，后面有五六十骑追兵。眨眼间便至近前，原来是勇六刀，此时他已血染征袍，盔甲不整，很是狼狈。

毛文龙命令高山、阿九率骑兵队去截击追兵，自己上前问勇六刀：“勇副指挥，怎么回事，败啦？”

视察炮兵阵地，检阅各营步兵、骑兵，查看武器装备、粮草储备、运输车辆。他问徐镇静：“通讯联络如何组织？”

徐镇静答：“正常情况通过驿站传递信函，特殊情况靠信息骑兵，有十名骑兵向各方传递信息和探查敌情。紧急情况就靠烽火狼烟了。”

毛文龙又问：“建州叛军动向可否掌握？”

徐镇静摇头：“沈阳据此四百里，我们观察敌军动向要靠新民府、辽中县包括北路章古台、南路台安、盘山各驿站、兵堡的信息，暂时还没有新的情况。”

毛文龙第二天又看了一个上午，然后找守堡将领谈话。

毛文龙说：“镇远堡的兵力就这么多，操兵五百，屯兵一百，但兵种齐全，火炮布置、兵力布防也很合理。军训抓得很紧，军纪严明。总体上说，我比较满意。但是，我不是来给你们评成绩来的，是要帮你们找出差距和不足。”

徐镇静忙说：“那是，请毛游击将军明示。”

毛文龙说：“当前军情紧急，努尔哈赤要与朝廷争夺江山，已攻占了沈阳、辽阳，据可靠情报，不日就可能进攻辽南金复海盖各城，而后也必然西进。不要认为有新民、辽中、盘山诸卫堡阻挡后金兵铁骑，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镇远堡、镇宁堡、镇静堡、镇安堡等广宁总兵府外围的诸兵堡应组成坚固的屏障，只要我们能顶得住，辽东经略熊大人、辽东巡抚王大人自会集结辽河以西诸卫大军战胜来犯之敌。右卫指挥使诸葛云程将军要求我们辽河以西前沿各堡务必加强防务。我观察了你们镇远堡之兵力，骑兵太少，太少啊！”

徐镇静说：“我们有七十骑兵，不算少吧，毕竟主要任务是守堡啊。”

毛文龙说：“要增加一倍，达到一百五十骑，才有能力出击增援。”

徐镇静面现为难之色：“可是……”

毛文龙果断地说：“这是军令。我给你半个月时间，把骑兵大队给我组建起来。我考虑过，你把百余屯兵大部分调入堡内改为操兵，然后从各营选调八十人加入骑兵。另从舍余兵源中调百八十人补充屯兵，保证粮草供应。要派工匠们加紧制作弩矢，达到七成骑兵配有弩矢，三成配备火枪，以提高其远距离战斗力。肉搏战我就不说了，加紧训练骑术刀术就是了。”

“可马匹不足。”徐镇静插话说。

毛文龙说：“我知道。这个地区归游击将军管辖，持我手令向各镇百户所征用马匹，分派数量给他们，规定期限。不服从者，撤职查办。一定要把马匹给我凑齐了。”

徐镇静应诺：“好，我马上着手办。”

毛文龙说：“军情紧急，不敢有误。我要说的另一件事就是信息传递问题。你们有十名通讯骑兵，这够了；可是探马呢，你们没有。方才我说过要指望新民、辽中两县营堡防后金数万大军那不可能，但他们是最前哨，可以最早发现敌人动向。而你们镇远堡，应该承担起探查敌情和传递信息的任务。所以，你们还要配备十四骑，每县六骑，分三拨，两骑在那里值班探查敌情，两骑在路上，两骑在家休息，要保证每天把情报带回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只有及时掌握敌情，才能做好应急准备。这十四匹马，你们自费去马市上买，一定要好马。”

徐镇静说：“好，这些探马我买得起，明天就派人去办。”

安排完后，毛文龙起身说：“我要你们做的就这两件事，六七天后我派人来检查。如有什么困难，你们去白厂门镇静堡向我报告。我现在去大虎山镇宁堡。”

“天不早了，用过餐再走吧？”徐镇静请示。

毛文龙摇头：“我得抓紧时间，现在就走。”

先生无可奈何，自言自语地说：“这兵荒马乱的，唉，孩子们想念书也难哪！”

第二天，冯虎墩亲自赶大车送文翠等家眷回北康庄，骆十一也一块回去了。毛文龙对承禄说：“不能让你玉莲婶子一个人回去，你要体谅大人的难处。”

第三天，毛文龙等率挑选出的二百名士兵离开镇静堡。队伍先到广宁右卫所，诸葛云程带人出来相送。派去镇静堡的参将刘世勋、守将祁国祚也到了这里，诸葛云程为他们引见。

毛文龙说：“刘参将、祁守备，实在对不起，没能等到与你们交接完就离开，实在是时间紧迫。”

刘参将大耳膨胀，人很爽快，说：“我知道，你们任务紧急，不必客气，祝你们一路顺风。”

诸葛云程把王巡抚的通关手谕交给毛文龙：“王巡抚军务太忙，不能为你们送行，你持他的手谕去广宁前屯卫，让那里给你们安排船只。祝你马到成功！”

三天后，毛文龙的队伍抵达宁远州，守将满桂、祖大寿见了辽东巡抚令，自是热情接待。这支小队伍稍作停留，便连夜出发，乘六条大帆船，船上满载军刀、背弩、火枪等，披星戴月向东进发。

一日抵达一岛。岛不大，一两里方圆，奇山异景，树木丛生，有如仙岛，可遥望旅顺陆地。船靠岸，毛文龙令阿九带人上岛探查，发现石上有盘蛇晒着太阳，细看树上也有蛇。大家惊骇不已。只见一只苍鹰突然俯冲下来，抓起一条盘蛇飞上空中，鹰蛇空中大战，过一会儿垂直摔了下来。

阿九认识蛇，说：“这岛上的蛇是毒蛇，而且太多了，大家快离开，回到船上去。”

他们忙退下去，有人摘了些野果，一边吃一边走。等到船上，有的人肚子痛，大夫认为是他们吃的野果被蛇舔过沾上了毒，便给

险，毛文龙思之再三，说：“那请一宁兄多加小心。身边要不要带几个人？”王一宁说：“带多了显眼，带少了没用，还是我独往独来吧。这些年我也就靠一张口一双脚跑单帮儿，放心。”

毛文龙又安排虎墩带一小队骑兵，接近镇江城西门观察敌军阵地，伺机派人混进城去侦察。

派去探查敌情的人员走后，毛文龙等离开指挥船，进入大东沟屯。由渔首李景光出面联络，借用屯里的宋家大院作指挥部。房东宋义剑、宋义刀兄弟俩，都是黑脸大汉，豪爽、仗义，家养二十几条渔船，是当地的渔首。

宋义剑说：“大明军队到此，解百姓倒悬之苦。后金兵肆意抢掠粮食、牲畜、男丁和年轻妇女，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毛将军，你们救民于水火，我们得犒劳你们。义刀，咱们杀猪宰羊去。”

毛文龙拱手道：“谢谢两位仁兄，杀猪宰羊不必了。我们队伍数千之众，船上造饭有困难，麻烦屯里各户生火做饭，萝卜白菜、咸菜咸鱼皆可，填饱肚子就行。请两位仁兄代为操办如何？”

“没问题。”宋家兄弟满口答应。他们派人挨家挨户通知为明军做饭，还杀了几口肥猪犒劳明军，并把饭菜送到船上去。

下午，从石城岛派去广宁府的信使也赶到这里。毛文龙心想：这么快就赶回来了？忙问究竟。

信使说，他们在皮口镇与广宁府派来的信使相遇，交换信件，由广宁府信使把这边报捷信带回去，他们把广宁府信使的信带过来。信使说完，把参将印绶和一封漆封信函呈上来。

毛文龙拆阅封函，是辽东巡抚王化贞的手书：“经奏请钦命，授毛文龙为参将。你当尽忠尽力，报效朝廷，建立功勋。”

毛文龙将印绶和信函放于桌案，拜道：“毛文龙谢皇上钦命授官，谢王巡抚大人知遇之恩！”

叶建候的渔船沿鸭绿江逆流而上，抵浪头镇码头。王一宁扮